

塑胶做的花

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那是一个悠闲的周六清晨。图尔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身边的女孩还睡得甜甜。

图尔翻身下床，觉得有些口渴，便给放在床头的红色马克杯倒满了隔夜的凉水。冷水浸润口腔穿过喉管，坠入肚里，立刻让图尔清醒了不少。看看时钟，八点过半，图尔打算窝回床上，找一部获奖影片度过周末漫长的清晨。

图尔放下杯子，突然感觉脑中一阵异常，图尔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感觉。同时说不上来的，还有躺在床上那个人的名字。图尔张开了嘴，却不知道要发出哪个音节，慌乱之中只好用手去推她，想把她推醒。

可无论如何，图尔都无法叫醒她。懊恼地坐回床上，闭上眼睛，准备等待着让自己短暂的失忆恢复正常，想起昨天似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图尔觉得是时候去看看医生了。

昨天？昨天——

快要九点的时候，那个几乎睡死过去的女孩醒了过来，伸了伸懒腰，睡眼惺忪地望着图尔。

那时，图尔斟酌了一下该不该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当图尔意识到自己除了记得她是自己的女朋友之外，什么也不记得的时候，开口说：“我想……我似乎患了某种失忆症。”

“失忆症？”女孩不解地看着图尔。

“所以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梦一。”没有一丝慌张，也没有一丝不解，梦一简单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像是在说早餐要吃什么一样。

“不！你不叫梦一！你是风零！”在梦一说出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图尔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风零”这个名字，图尔十分确定，那是自己女朋友的名字。

此时的梦一才多了几分惊讶，望着图尔：“你想要给我取个新名字？你一定还没睡醒吧，那或许是你前女友的名字，或者是前前女友，前前前女友。”

“你疯了吗？你是我的初恋！哦！风零！”

“我不介意多出这么一个名字，那不重要。我们接下来应该……你应该在榜单里找一部感兴趣的电影，然后我们一起看，不是吗？快去找吧，别再胡闹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一部电影？”

“我们每个周末不都是这么度过的吗？好了，坐下来，你来找电影，我去洗簌，像往常一样。”梦一离开的脚步中带了一丝慌乱。

“像往常一样，往常一样……”图尔没有违抗梦一的话，坐下来翻阅着电影榜单。“上周看的是……是《风之谷》，所以这一周要看《风之谷》。毕竟上上周看的也是《风之谷》，希望下周还能看《风之谷》。我一定是在做着冗长的梦，我在梦里已经看了五百遍《风之谷》。”

像是听到了什么敏感的词，梦一从洗手间里探出头来。“你在说什么呢？你说你看过《风之谷》，那你倒是说说《风之谷》讲了些什么。”

图尔沉思良久，缓缓开口：“我确实没有看过！哪怕我对它的名字是那么熟悉，那我们今天就来《风之谷》吧！”

“我知道，我知道结局！他们最后成功了！”图尔指着屏幕大喊大叫。

“安静点吧，故事总有个美满的结局。”梦一按下了图尔的手。

“不！不总是所有的，但《风之谷》是这样！”图尔再度举起了手。

梦一按下了暂停键，问图尔：“怎么成功的？展开说说？”

图尔张开了嘴，不知道发出哪个音节，却露出了一副“你懂我的吧”的样子。

梦一叹了口气，按下了电源键。“你太累了，好好休息吧。”图尔明明不困，但听到她这一句话，很快就睡了过去。

图尔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梦一给图尔加热了下午饭，图尔草草结束了午餐。

“抱歉，我这么晚才起。”

“没什么，你一定是累坏了。然后你想洗碗还是整理房间？”

“你知道我最讨厌洗碗。”图尔放着餐桌不管，开始收拾客厅的茶几，桌上摆了另一个红色马克杯，是梦一的，上面刻了她的名字。

“这上面的字写错了！”图尔大声呼唤梦一，梦一停下洗碗的动作，回过头来看图尔。

“那它应该写什么？”梦一擦了擦手，恨不能一巴掌打在图尔脸上。

“风零！”图尔再次说出了那个名字。

梦一把擦手布扔到了图尔脸上。“忘了她吧，我是梦一！”

“不！你就是风零——不，你不是！”图尔再次陷入混乱之中。梦一上前安抚图尔：“你该准备准备，要去晚上的聚餐。要洗个热水澡吗？”

梦一的话像有魔力一般，图尔又照着她的话做了。

一切都还算正常地进行着，梦一载着图尔到达了目的地，下了车，迎面走上来几个朋友，梦一向他们打招呼。“说句话啊，图尔。”

“他们是谁？”图尔问梦一，“你又是谁？”图尔问梦一。说着，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图尔快速跑动起来，试图逃离现场，逃离一群陌生人的包围。

没等梦一的“你不能去那边”的喊声传入图尔的耳朵，图尔一头撞在了玻璃上。横在繁华地段，人来人往的地方的一块玻璃。一块玻璃！所有人都穿得过去的玻璃，只拦住了图尔！

图尔惊恐地抓住一个行人的手，行人比图尔更惊恐地逃开。梦一和朋友们飞奔向图尔，图尔也飞奔向它们，一个转身抢走了梦一的包，跳上她开来的车，掏出车钥匙，一脚油门，飞快地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车头过去了，到图尔的时候，图尔连人带车尾，重重地砸在了看不见的玻璃上。但不是很痛。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图尔想象着自己被玻璃扎成刺猬，开始下坠。身边的图像很突然地从五彩斑斓的世界变成了纯黑，什么也看不见。疯狂地下坠，图尔失去意识。

再次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图尔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张窄小的病床上，脑袋似乎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重得像是有了一只王虫单脚站立在图尔的脑袋上，不，是五百只。

图尔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坐了起来，脑袋上连着的线有的被拉断了，有的被拉长了。奇怪的疼痛感自头上生，蔓延到脚底，触电一般。图尔伸手一摸脑袋，血糊淋淋的。那一扯似乎还弄倒了几瓶东西，发出玻璃破碎的声音。又是玻璃！图尔心想。

图尔发出的大动静似乎吓到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对方从地上爬了起来，也不拍拍裤子，翻越过几张“病床”来到图尔身边。图尔这才发现这个“病房”里摆满了“病床”，到处都是床位，简直是个大通铺，百人通铺！图尔注意到所有人都昏迷着，像自己一样，头上戴了个插满管子的神秘仪器。床是带滑轮的，像是方便随时可以推往太平间。

“你，你你你……”穿着白大褂的人指着图尔，“你”了半天没有“你”出来。

此时，房间一角的门被用力地推开，一个小姑娘闯了进来，吸引了二人的目光。

“克兰！图尔醒了！”小姑娘对着克兰喊。

克兰扶了扶眼镜，故作镇定地点头，让小姑娘出去，再回头看图尔。

“我认得她，她是梦一。”图尔指着小姑娘离开的门说，“她冒充我的女朋友，我……我怎么了，大夫？”

“我才不是什么大夫，我是天罗马堂的研究人员。”

“什么堂？”

“天罗马堂。你脑袋上的那个仪器直接连接着你的大脑，你刚才一扯保不准伤到颞叶了。你记得多少来这里的事？”克兰认真拿笔记录着。

“什么叶？”图尔这才感觉到空气接触到大脑时的奇妙感觉，半是疼痛，半是像喝了两斤。

“你记得多少来这里的事？”克兰见图尔不安分地捣鼓脑袋上的仪器，只好帮图尔的大脑先和仪器分离，再处理了伤口。

“这里是哪里，不是医院吗？我不记得……”

克兰叹了口气。“你是叫‘图尔’对吧，让我找找你的档案……这里。啊……啊。了解了。我给你介绍一遍，这里是天罗马堂研究所，你，和你眼下看到的这些人，都是这里的顾客。”

“我们做了什么消费？”

克兰看了图尔一眼。“购买‘美好生活’，‘你想要的生活，这里都有’，俗套的公司广告词。”

“这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你们花钱，购买梦境。放弃现有的生活，进入你们想要的定制生活里。”

“有哪个傻瓜会购买这种玩意？”图尔气得捶床。半晌，才开口：“是我要来的？”

“只有经过本人同意才能使用这项服务，这是死的规定。你记得生前的事情吗？”

“什么事情？”

“来研究所之前的事情。”克兰稍稍改了个用词。

“我记得……我，我……”图尔想着想着，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克兰安慰着拍了拍图尔的后背。见图尔哭得说不了话，克兰也知道图尔还拥有之前的回忆，算是一种不幸吧，克兰想着。

“图尔，你听我说。你现在身无分文地站在这个世界上，你出去未必活得下去，也花不起回到梦境里的钱。我给你个留下来的机会，你帮我研究你醒来的原因，在这里做份工作，可以吗？”

图尔接着抽泣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克兰给图尔安排了一个房间，房间不小，但里面堆了些杂物，伸脚就能踢到一个大脑的模型。图尔将它拾起把玩，瘫坐在椅子上，抬眼，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比想象中要老得多。图尔进入梦境的第一天就跑了出来，但图尔不记得自己在进入梦境前脸上的皱纹有这样多。恍若隔世一般，图尔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生与死”之间的尴尬处境，又像是起死回生了一般。这才领会到方才克兰说的“生前”二字的意思。

图尔回顾自己的一生，像许多人一样，有个不错的童年。后来幸运地有了份工作，又像许多人一样，被人工智能挤下了岗位。图尔的女朋友叫风零，忽然患了重病，花光了两人所有的积蓄还是没能好转，没多久就撒手人寰。

图尔走投无路，也懒得再走，于是变卖所有的家产，将凑足购买梦境的钱，就来了研究所，躺在仪器上，两眼一闭开始做梦。

后面一段是克兰告诉图尔的。一边想着，图尔将手上的大脑模型放到一个废弃的造梦仪器上。仪器开始运作，钻开了不存在的脑壳，几根金属管，有的贴在表层，有的直接钻入脑中。看到这个场景，图尔打了个寒颤，紧接着脑袋一阵疼痛，一时间以为造梦仪器上的大脑模型是从自己脑壳里取出来的。

第二天，图尔开始为克兰工作。

“讲讲你记得的在梦里发生过的事。是什么导致你意识到那是梦境——你意识到那是梦境了吗？”克兰一边为其他的顾客们做检查，一边和图尔聊着。

“我好像是早上起来，打算，打算看一部电影……”对于梦境的记忆，图尔已经感到有些模糊了。

“这个我知道，讲些异常的地方。”

“你为什么会知道？”

克兰莫名其妙地看图尔，“这里的所有梦境都是我们研究人员亲手制造出来的，我不应该知道？这难道是你的隐私？你以为真的是你做的梦？”

“你们怎么制造的梦境？”克兰的话让图尔又羞又恼，图尔打算暂时先不提自己的梦。

克兰稍稍斟酌了一会儿，觉得告诉图尔或许也有助于解开图尔醒来的谜题。“根据客人们提出的要求，由他们自己书写或者让我们的‘剧情设计师’书写一些完整的故事。再根据敲定的故事，由专业的‘环境设计师’进行场景搭建，通过一项脑机交互技术，将监测到的他们传出的脑电波生成具体的三维图像。当然这项工作可以让顾客自己完成，但他们通常只能做出最粗糙的模型。

“一切准备就绪后，让你们躺在床上，通过这个‘造梦仪器’连接你们的大脑，控制你们的脑神经活动，把你们置入搭建好的场景与故事当中。”克兰说着，一边拍了拍连在一位顾客头上的造梦仪器。图尔想起昨晚看到的造梦仪器与大脑的连接，又是一阵头疼。

“我要求的梦是什么样的？”

“……你希望过上平淡而美好的生活。”

见克兰闪烁其词，图尔追问：“具体的呢？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要求，就算是，也有剧情设计师帮我设计剧情不是吗？”

“你当时来的时候整个人心情极度低落，一直只想马上投入梦境，就提了那么个简单的要求。”

“风零呢？我不可能没有要求她在吧，对吧？克兰，如果对我有所隐瞒的话，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难进行下去。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原理和细节，才能找出让我脱离梦境的原因不是吗？你连我的计划是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要我如何进行下去呢？”图尔抓住把柄，反客为主起来。

“好吧，你要求的是和风零一起，过上没有忧愁的、平淡而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原话了，然后你把你身上的两万四千六百零一元现金拍在了桌子上，我现在能问问为什么是现金而不是数字币吗？”

“现金？”图尔似乎想起来了些什么，指着自己的腰大声说：“留了几块肉在黑市里啊，不然呢？我去哪里拿钱？我已经失业快两年了，给风零治病又花了那么多钱！”

克兰知道再怎么说是自己理亏，就不再挣扎了。

“所以她呢？你们用个梦一来换，不出错才怪！”

“图尔，你不知道，梦境里不能出现熟悉的环境，越是熟悉的人就越危险。通俗地讲，你过的生活不是你原本的生活，你不是你，而你却要求你身边的人还是原来那些人，这是不合理的，梦一换成风零，你很快就会发现那是假象。”

“就算换成了梦一，我不也还是在头一天就醒来了吗？梦里最后那些陌生的朋友，也都成为我揭穿梦境的有力条件！”图尔说着，克兰用余光看了眼图尔，缄口不言。“你们的宣传语里可没有提到这一点吧，这是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吧？”

“虽然形式上有些不同，但最终顾客接受到的体验是完美的，这不就够了吗？在梦境里追求现实，在虚无里求真，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尽管情绪上有些激动，克兰依旧保持着冷静。

图尔被克兰挖苦得有些难受。“不管怎么说你们的所有服务都不太合理吧，让活着的人进入梦境，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偷偷杀死他，然后伸手一推让床滑进太平间？”

“你看他们这不是都活得很幸福吗？都还在笑呢。服务的时长是自己选择的，可以选择无限期，也可以选择固定的天数后醒来，收费相同。不放心的人大可以让朋友家人定期过来检查，加收费用可以查看他们当前的梦境状况……只是没什么人会花这额外的钱罢了。我们是合法的机构，不会做那种草菅人命的事情的。”

图尔冷笑两声，“会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是像我一样，对生活感到绝望又无助的人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指望有人定期关心你？我们就是那种就算死后葬在公墓里，都不会有人带着鲜花水果去慰问的人！”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大错特错。有钱人会来这里体验生活，他们花的钱可不是可怜的 24601。也有很多来这里的人是监护人带着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或是子女带着老人，家长带着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

“可你不是说过只有本人同意才能使用这项服务吗？那些人，都是自愿的？”

克兰向四周随意望了望。“有些丧失自主意识的患者只需要监护人同意就可以了……”

“凭什么？这太残忍了。规定不是死的吗，怎么，遇到了钱，它转世重生了？”

“让那些人就那样半死不活地苟延残喘着，你认为那是仁慈？当上天执意要对你残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人类不能帮助人类，让他们活得舒适一点，好好地度过余生？他们被上天剥夺了自主的意识，难道也要剥夺他们享受幸福的权利？你又凭什么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

“……我不相信你们对那些选择永远待在梦里的人不做些什么手脚。”

“确实做了些手脚，但对他们都是有益而无害。”

“什么手脚？”图尔冷笑一声。

“删除他们生前的记忆而已。构建一个新的美好记忆，这是最完美的做法。他们的世界永远符合逻辑，永远不会崩塌。就永远不需要人工介入去修正了。”

“永远都摸不到玻璃，永远都不知道玻璃的存在？”克兰被图尔问得有些无奈，图尔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你们用什么方法删除记忆？”

“很简单，捣毁颞叶上与记忆有关的部位就好了。”克兰云淡风轻地说着。

“真就如此？你们就能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偶然地到达你们构建的世界的边界？他们永远能按照你们所规划好的剧本过完余生？你们真的不会动他大脑里其他的部位？哪怕多一点？”

“多说无益。”

“不说也罢，我就按照最坏的情况来想就是了。对我来说，这和直接推进太平间没什么区别。我想我一定是选择了醒来的对吧，我还拥有之前的记忆。”

“是的，你和一些疑神疑鬼的傻蛋一样，自以为投机取巧，选择了‘在生理机能完全衰竭的前一天醒来’，也就是现实生活中身体死去的前一天。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有多愚蠢，我亲眼见过两个傻蛋醒了过来，在临终前一天发现！自己经历过的美好全都是假象，全都是梦，最后怀着悔恨与痛苦的折磨提前死去。他们本可以多做几个小时的美梦，一无所

知地让身体自然地迎来大限，却硬生生被真相逼死了。”

“真想不到你们是这样的机构，用谎言织出成千上万的美梦，所有美好背后隐藏的堆砌的都是比现实更残忍的残忍。”

“无论你怎么说吧。很多人质疑我们，但更多的人相信我们，来到此处。你也是其中之一。好了，我告诉你太多的‘原理和细节’了，该由你来说说你细节了。”

“这只是作为你告诉我这些情报的回报，最后你付我工资，让我回到现实世界中去。”

“当然，你的工资由你支配，我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工资必须用来购买梦境。”克兰耸了耸肩。

“……我已经记得不太清了，只记得梦里有个红色马克杯，我看到那个马克杯就想起了风零，于是认出了梦一不是她。”

“红色杯子对你来说有什么隐喻吗？”克兰又开始认真记笔记。

“红色马克杯是她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就这些？”克兰顿住了笔。

“……变卖物品的时候我记得，我卖了所有的东西，所有。只剩下身上一套衣服，和最后那只杯子。我日夜盯着那只杯子，大概有两三天。最后一天清晨我拿着它坐在街边，有人相中了那只杯子，我打算送给那个人。既然我没办法珍惜，就让别人替我珍惜它……那个人把早餐分了我一半，我拿到了一只包子。我不该拿的，这样就变成了我用那只杯子换了一个包子……”

“你说你盯着它看了两三天？”

“……是的。你之前不是说不会让人们熟悉的物品出现在梦境中吗？”

“是啊，人类总是很奇怪，会对这类小物件产生奇特的感情，因此梦境里这些东西都比较少见。就算是杯子，我也将它用红色替代，红色的杯子，谁没事用红色的杯子呢？”

图尔一时被克兰随意的态度弄得说不出话来。“就这么简单的原因？这么随便？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天空变成绿的，把海变成红的，把地上跑的放在天上飞，天上飞的放在水里游？这样荒诞的世界不就让谁也无法察觉了吗？”

“你老是提出一些很业余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非陈述性记忆，越是修改，就越是容易出差错，和那些不一样。还有其他的异常触发点吗，除了这个红色杯子？”

“大概没了吧，就是那个红色马克杯，上面有我和风零的名字……”

“好了，暂时没你的事情了，回去休息，或者留下来跟我学习，将来做这里的员工。”克兰没有抬头看图尔，克兰已经知道图尔的选择了，只是客气地提上一句。

图尔打算回房间的时候不经意看到了克兰的电子设备。看到了电子屏上写的时间。图尔先前损失的记忆在与克兰的对话中逐渐找了回来，于是图尔发现了异常。

电子屏里的时间和自己房间里的时间不一样！电子屏里的时间往后推了一年半！图尔遇到了梦一，装作随意问她今天是几月几日，梦一说出的时间和电子屏里的一样。于是趁着克兰还在检查，图尔闯进了克兰的房间，克兰的桌上放着被撕下的图尔的信息。除了一些描述之外，还记录了图尔开始使用造梦仪器的时间，是图尔房间里的时间的前一天。

图尔不是做了一天的梦，图尔做了整整一年半的梦，同样的梦！同样的场景，日夜重复了一年半！图尔被这个事实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为了证实这一点，图尔连着两天偷偷观看了几个顾客的梦境影像。果然所有人的梦境都是枯燥地重复同一天，甚至还有许多重复的梦境，只是换了主角，配角都不变，好几个梦一！

在工作中交谈期间，克兰不太介意图尔四处倒腾仪器。图尔发现一些仪器直戳前额，问了克兰，果然是那些决定不再醒来的顾客。被图尔摔碎的那些玻璃瓶里装着的药剂，图尔认

真去查询那些克兰含糊带过的药剂，果然查出了黑色素聚集激素等这类抑制梦境记忆与其他抑制海马体活动的物质。

做梦的人做了一天美好生活的梦，第二天忘了，又做一遍。第三天不记得了，再做一遍……老年时期被送来的，重复上几十百来天。婴孩时期被送来的，做上几十上百年这样的梦，同一个梦！

这一切都是个巨大的谎言，只有个光鲜亮丽的外表，却只是个空壳！这个世界却容忍它合理合法地存在，为成百上千上万的人提供这项虚假的服务！技术不过硬也好，经济上有难题也罢，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漏洞百出的假象而已。

最重要的是，图尔真的看了一年半的《风之谷》！

图尔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疯了一般地冲向摆满“病床”的房间，大肆破坏一切，试图摧毁所有的造梦仪器。克兰冲上来抱住图尔，不断地大喊：“你杀死他们了！你在杀人！快住手！”

助手们闻声而来，瞄准图尔打了一枪镇静剂，图尔立刻失去了意识，瘫在地上。

克兰看着不再动弹的图尔，长舒口气，也瘫坐下来。克兰知道图尔看到了真相，又是叹气，又是摇头。

克兰最后决定把图尔放回造梦仪器中，尽管图尔弄了许多麻烦出来。

四十多年过后，克兰也记不清具体是多久，那天克兰收到了天罗马堂发来的信息，说图尔的身体大限将至。克兰也年事已高，退休在家，许久不曾离开家门，这天特意回到了天罗马堂研究所。研究所比四十年前大了不知道多少，科技进步了不知道多少，顾客多了不知道多少。天罗马堂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用谎言掩盖真相的小研究所了，所有的仪器全面升级，真正做到了四十年前宣传的那个模样，真正“合理合法”了。

克兰亲自让图尔苏醒过来。图尔迷茫地看着克兰有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两人没有说一句话。二十分钟里图尔逐渐了解一切，接受一切，放下一切。

“时代进步了，图尔。”克兰对图尔说。

图尔没有回克兰的话，只是笑。

“塑胶做的花，美得不像话。”几十年前的一句简单歌词，永不过时。

图尔说完最后一句话，笑着闭上了眼睛。

克兰见图尔闭了眼，也笑着，睡了。